

第一卷

# 阿拉伯

مختارات من الروايات العربية

## 小说选集

主 编：时延春



世界文学出版社

主编：时延春

# 阿拉伯

مختارات من الروايات العربية

## 小说选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伯小说选集. 第一卷 / 时延春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5

ISBN 7 - 5012 - 2194 - 4

I. 阿... II. 时...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阿拉伯国家—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阿拉伯国家—现代 IV. I370.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1113 号

图字: 01 - 2003 - 6706 号

**书 名** 阿拉伯小说选集 (第一卷)

**责任编辑** 程 立 方 琳

**封面设计** 中通世奥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余 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http://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 1/32 16½ 印张 52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一卷

## 目 录

### 追寻太阳之路

【叙利亚】阿卜杜勒·凯利姆·纳绥夫 著  
王保华 徐 雯 向培科 译 /1

### 遥远的归途

【伊拉克】福阿德·提克里利 著  
杨孝柏 译 /281

### 光 面 包

【摩洛哥】穆罕默德·舒克里 著  
张文建 译 /419



# 追寻太阳之路

【叙利亚】阿卜杜勒·凯利姆·纳绥夫 著

王保华 徐 雯 向培科 译

الطريق إلى الشمس

ثلاثية روائية

- ١ -

تسوية آل المر



## 作者简介及故事梗概

阿卜杜勒·凯利姆·纳绥夫，1939年生于叙利亚塞累米亚的迈布欧佳。在霍姆斯和塔尔图斯接受教育，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获英文毕业证书。曾任教师、军官、公务员和《知识》杂志主编。阿拉伯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小说《追寻太阳之路三部曲》、《盖得尔之夜的狂欢》、《潮汐三部曲》、《怪圈》和剧本《大顾问》等。翻译作品有，《半夜里的孩子》、《森林》、《动乱的季节》、《伊甸园》、《怎样理解我们的孩子》、《攻击性行为的心理》、《人与符号》、《人类经济》等。

《追寻太阳之路》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叙利亚一群山区农民的故事。农民的儿子阿齐兹誓死不愿充当奥斯曼帝国的炮灰，为了摆脱抓壮丁的悲惨命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逃脱了土耳其警察的魔掌。讨厌过平庸农民生活的阿齐兹，偶与女扮男装的酋长之女沙姆斯邂逅，两人一见如故，形影不离。当沙姆斯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两人的关系迅速从友情发展成为忠贞不渝的爱情。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姑娘，追寻自己心中的太阳，阿齐兹踏上了一条坎坷的斗争之路，终于如愿以偿。

小说刻画了叙利亚人民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政权暴虐的斗争中和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一种争取独立与自由、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夜幕四合，大地一片漆黑，星星消逝得无影无踪。穆尔家族的阿齐兹躲进石洞里，和衣躺在皮袄上，身边点着一堆柴火取暖。夜又黑又冷。这是一个多雨的三月天，有时，三月天比寒冬腊月的雨雪还多。有句民谚说得好：有粮存到三月终。人们也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冬末的日子最难熬，老天爷成心要把最后的余威全都抖擻出来吓唬人。这个夜晚比前几天更冷，尽管有皮袄护身，石洞里还生着火，可阿齐兹还是冷得直哆嗦。白天，小雨夹着雪花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天，大地冻僵了，树干也都颤抖着，像是承受不了再多雨雪似的。

白天一整天，阿齐兹在田间和石洞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雨一停，他就扛着锄头来到地里，松土、拣石头、垒田埂、修梯田。梯田是人类的一项发明，没有梯田的时候，只要下雨，山坡上的土被雨水一冲，顺着山沟就流走了。可庄稼离不开土壤，有了土壤，庄稼才会扎根生长，土地是宝贵的，也许比黄金钻石还珍贵。地里的活儿干不了一时半晌儿，天上就布满了乌云，紧跟着就是一阵急风暴雨，这时候阿齐兹只好拿起锄头往石洞里跑，进洞后，找几根树枝点着，一边烤衣服，一边取暖。

生活是艰难的。阿齐兹明白这一点，甚至有点憋得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可是，他能怎么办？20多天，也许有30几天了，他就这样从地头到石洞来回转，吃的东西是有人从村里给他捎来的干粮。白天跟野外自然环境斗，夜里听着狼嚎入睡，这对他来说都已经习惯了。

事情的起因是二月份那个倒霉的日子。那一天，村里来了三个抓壮丁的警察，全都骑着高头大马，身上背着长枪，枪刺在阳光下闪着



寒光。警察手中还举着皮鞭子，做出随时准备抽人的样子。为首的警察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人名，头一个就是穆尔家族的阿齐兹。他说：伊斯坦布尔政府、穆斯林哈里发的代表、两块大陆的苏丹和两海的控制者，已经下令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这些异教徒开战，每个穆斯林都要响应政府号召，当兵上图拉河前线，穆斯林的军队和异教徒的军队已经在那里交上火了。

来抓人的警察头儿是奥斯曼土耳其警察派出所所长，嘴上留着两撮八字胡，浓密的胡子经过精心梳理，两边微微上翘。一开始，人们并不明白派出所所长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就没听过这位八字胡所长讲过话。以前，他到村里来，总是骑着马直奔村公所广场，连马都不下，骑在马上向周围的百姓发号施令，要求奥斯曼哈里发的顺民服从命令，然后走人了事。可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下了马，迈着重军人的步伐，走到村公所，坐下来跟村长和一群乡绅们说起话来。刚开始，人们对派出所所长的话如同耳旁风，这耳朵进，那耳朵出。可是，当他讲完话，开始念征兵入伍名单时，大伙全都傻眼了，脸色煞白，气也短了，像是变成了一块人石头，谁都不吱声，也没人敢说话。几个平常好奇心强的年轻人此时正躲在村公所外，偷看到了里边发生的情况后撒腿就跑。抓兵的消息一阵风似的很快传遍了里罕村，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听到消息后，就像是一群受惊的野鸭子，纷纷四下逃窜。

派出所所长听说村里年轻人全跑了，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发誓即使天塌地陷，这回至少也要抓走三个兵回去交差。对于里罕村和村长来说，这可真是大难临头。村长走东串西，问来问去，结果男青年全跑光了。抓兵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每一家，没有一个人愿意响应伊斯坦布尔政府的号召，但是，自己该怎么办？警察赖在村公所里不走，派出所所长气得就像一座火山，随时都可能喷发出来。他的火要是喷发出来，后果究竟如何，村长心里一清二楚。

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交往30年，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这些人是一群毫无怜悯之心的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心。他们伸手就要东西，为此，他这些年来没少吃苦头。他们来征粮，指明要麦了，不管村里有没有，都得把麦子缴上去。有时候，他们到村里来，提出要几头牛或几只羊，甚至有时候还提出要鸡和鸡蛋。他私下里也想：伟大的哈里发领导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也会沦落到讨要鸡和鸡蛋的地步吗？没办法，他只能如数上缴。可是，他们为了打仗，今天到村里





要男人来了。谁都知道，只有男人才能让战争的磨盘转起来。

征兵的事几个月前就开始了，村长听说过土耳其人要“招募”男人入伍。可那是在城里，或者是在挨近城市的村子里征兵。而里罕村这么远，还在高山上，他们怎么会想到这儿征兵？这次，他们要从里罕村里征走 15 个青年当兵，可怎么把他们交上去呢？他们是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就像盛开的花朵。如今土耳其人要采下这些花朵，毁掉这些鲜花，这公平吗？他感到为难，就像被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任人敲打。现在，他只能挨家挨户去找，要在限期内找回征兵名单上的人。

派出所所长八字胡说到做到，抓到了三个年轻人。被抓住的几个年轻人都太沉不住气，以为在田地和树林里躲上几个小时就没事了，刚回村便被埋伏的警察逮住了。女人们嚎哭起来，男人们只能叹息，人们用无尽的泪水和悲伤和他们道别，这是一次没有重逢的道别。阿齐兹也险些落网。他以为没事了，便往村里走，万幸的是刚走到村口就听到了骚动声，警察正在追赶一个已经回村的年轻人，孩子和女人都惊得大呼小叫。这时，阿齐兹意识到危险还没有过去，他扭头跑回到岩洞里。此后，他还摸黑回过两次村子。清晨，母亲或者妹妹娜吉丝会给他带来一袋干粮，并告诉他村里的消息。落网的年轻人从三个增加到了五个、六个、九个。警察随时会在村里搜寻一番，他们的人手一天天增多，手段也一天比一天粗暴。他们闯到村民家里随意搜查，每次出动都会抓回一两个男青年。没过几天，他们已经逮住了 14 个年轻人，惟独阿齐兹还远远地躲藏在村外，没有被警察抓到。

阿齐兹抱来一些湿漉漉的树枝，想在岩洞里烧点儿火取暖，结果火没点着，倒弄得满洞都是烟，熏得他直流眼泪。早知道有一天要躲到这个洞里，他会从夏天就开始储备柴火，这样洞里就不会这么潮，夜里也能暖烘烘的，即便在深更半夜他感到孤独的时候，洞里也能跳跃着可爱的火苗。人们常用火焰来做比喻：“她比火还要美……她的舞姿比跳动的火焰更美妙。”在里罕村最近的一次婚礼上，阿齐兹看到了美好的东西：当时火苗高高蹿起来，手鼓敲出动人心弦的节奏，笛子吹出令人心狂的乐曲，众人手挽手高高跳起来，双脚有节奏地踏踩着地面，萨阿姐牵着他的手，触摸到她的手指尖，几乎让他的心从胸膛里跳出来，心里的感觉如同火焰一般炽热。看着眼前噼啪作响的潮湿树枝，阿齐兹不禁想起了那个夜晚。可是皮鞭抽打的声音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火里也有鞭子在抽打树枝吗？到底是什么在噼啪作



响呢？

阿齐兹想起了里罕村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没有征兵，没有派出所，不必东躲西藏。在他看来，全部的苦难都源于那些总以制度或安全为借口想要控制天下的人。里罕村曾经是平静的，一切祥和有序，从没有人打破这里的安宁，村里人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大家和睦相处，如果有人要建房子，其他人都会来帮忙，男人去林子里砍树，拉回来做房梁，男孩子搬石块，姑娘们送水，帮着和泥，主人盖新房可以不花一分钱。在收割季节，村民成群结队地一起去麦田，共同收割，共同打场，然后又一起播种。他们喜欢这样的合作，希望里罕村像一个编织精美、排列有序的筛子。为什么有人要破坏这样的宁静与平和？为什么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就不能放过里罕村村民呢？

看着好不容易才点燃的湿树枝，阿齐兹脑子里思绪万千。他知道里罕村的全部苦难都源自伊斯坦布尔政府及其派来的那群人：市长、收税员、军官、警察……他们散布在各地，逼迫人们上缴各种“法定”的赋税。他们就是一根根无情的鞭子，就是一张张贪婪的嘴，他们的惟一目的就是强取豪夺，他们究竟给里罕村带来过什么好处？阿齐兹努力回想着，竭力在记忆中搜寻着，但一无所获。他从未听说过伊斯坦布尔给里罕村带来什么好处，或许苏丹就不知道“给予”这个词，除了榨取他人的血汗，伊斯坦布尔政府的官员们并不关心别的事，他们攫取老百姓的钱财、金子、粮食、羊、牛，还有油和橄榄……现在，他们竟然发展到了要抢人的地步！

天傍晚，妹妹娜吉丝告诉他，事情终于结束了。抓兵名单上的年轻人已经全都落到鲸的肚子里了：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侯赛因、阿里、哈姆丹、海利勒……说到海利勒，娜吉丝哽咽了，眼里闪烁着泪花。海利勒是她的未婚夫，这次也被抓走了。她低垂着头，紧闭双唇，一言不发，静静地坐着，说不清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受到打击。看到她伤心可怜的样子，阿齐兹心里很难过。阿齐兹很爱娜吉丝，他们之间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兄妹之情，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但他感到娜吉丝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之间有一根无形的奇妙纽带，把他俩拴在一起。他们俩只差一岁，或许这就是两人总能说到一起的缘故吧。他喜欢娜吉丝的聪颖、文雅、端庄。娜吉丝是家里的和平鸽，当父亲怒气冲冲地要向母亲发火时，她总会过来安抚他，并很快平息他的怒火；当母亲生两个儿媳妇的气时，当妯娌之间闹矛盾时，当兄弟之间有分歧时，娜吉丝总会站出来，衔来橄榄枝，化解纠



纷。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光芒。可这个傍晚，她却愁容满面，紧闭双唇，两眼黯然无光。

阿齐兹试图减轻她的痛苦，但做不到。奥斯曼帝国这条巨鲸吞噬了那些年轻人，也吞噬了娜吉丝的未婚夫海利勒，可似乎还不只如此，似乎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娜吉丝欲言又止，但她吞吞吐吐的样子更让阿齐兹感到不安：“今天他们闯进家里了，他们威吓父亲，骂骂咧咧地，还动手……还有……”娜吉丝不肯痛快地说出来。她踱来踱去，边走边敲自己的脑袋，完全沉溺在悲哀和绝望中。阿齐兹想：“难道这帮坏蛋调戏她了？”顿时，脑子里闪现的这个想法如同霹雳一般让他待在那里，浑身不住地颤抖。“不，决不可能！”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道：“娜吉丝就像母狮，她肯定是宁死也不会屈服的。”阿齐兹相信这点，更相信年迈的父亲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她为什么如此伤心痛苦呢？难道说警察伤害了大哥尤尼斯和二哥奥姆兰了吗？可他俩都不在家，那还会出什么事呢？阿齐兹站直了身子，头一下子撞到了岩石上，心中愈发地懊恼。他开始诅咒奥斯曼土耳其人，诅咒警察，甚至开始诅咒远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

阿齐兹躁动不安起来，娜吉丝深深的哀愁令他感到越来越困惑，认定有事情瞒着他。刚才自己的头磕在洞顶上，现在感到越来越疼，他想象血已经从头盖骨流了出来，便伸手在头上摸了个遍，却没有发现血迹。他的骨头很硬，或许岩石也硬不过他的骨头呢。难道他不是村里个头最高、身体最结实的年轻人吗？搬运沉甸甸装满麦子的口袋，还有硕大的石块和巨型的重物等，全是他的活儿。摔跤场上没人是他的对手，甚至在踏歌舞会和婚礼上也没人能像他那样，从中午开场一直不停地跳到将近天亮，他总是第一个起舞的人，也是最后一个退场的人……可现在呢？“这可恶的岩洞！”他嘟哝着从狭窄的洞口钻了出来，走到空地上呼吸新鲜空气。一阵寒冷的东风吹来，他长长吐了一口气，想要把胸中的郁闷也吐出来。山谷里常有狐狸或鬣狗之类的动物出没，在里罕村周围一带挖掘了大大小小的洞穴。但现在他栖身的这个岩洞和动物挖掘的洞穴不同，这个岩洞完全是天然形成的。在人还无力筑造摩天大楼的年代，这样的洞穴已堪称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泽了。洞口狭窄，阿齐兹用几根交叉的树枝就能把它堵上，野兽是进不来的。岩洞里地面光洁，说明洞里有人居住过。洞里很宽阔，足够容纳一个五口之家。但洞顶很低，像阿齐兹的高个头在洞里就得弯腰行走，进出洞口都得像小孩子那样爬行。只要这个藏身的洞能够





给他带来舒适和安宁，阿齐兹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但这个晚上，阿齐兹却感觉不到舒适和安宁，娜吉丝泪汪汪的双眼一直浮现在他眼前，“漫骂”、“动手”等字眼一直萦绕在他耳边，他想象着警察闯到家中的场面。自从躲进岩洞以来，阿齐兹就想到过警察会不时闯到家里，威吓父亲，逼迫家人。其他逃命的年轻人他们也有家啊！或许大家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吧？

夜空中，星星时隐时现，乌云像连绵的山峦，静静地悬挂在半空中，一动不动。沉寂的世界显得阴郁、凄凉；只有寒冷的东风吹动新叶，发出窸窣的声音。阿齐兹把皮袄和斗篷紧紧裹在身上，又用缠头巾捂住嘴和鼻子，双眼盯着黑暗出神。山谷中，一只母狐狸在乱叫，像是在召唤不知去向的公狐狸，思慕已把它折磨得精疲力竭。黑暗中，嶙峋突兀的岩石如同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阴郁而狂躁，像在四处搜寻着什么。阿齐兹打量着这个地方，他的双眼熟知这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个洞穴，每一棵树。怎么会不熟悉呢？他是这块土地生养的儿子啊！就在这块土地上，母亲把还是孩童的他放下，自个儿去地里下活。就在这块土地上，他开始爬行学步，跌跌绊绊地迈出了第一步。阿齐兹和这块土地渊源已久，这块土地开垦 20 多年了，到四月初，他不也就要年满 21 岁了吗？那他还会害怕这里的树木和岩石吗？狐哭狼嚎还会吓着他吗？阿齐兹走出洞口几步远，洞里的篝火在诱惑着他，火光仿佛在向他挥手召唤：“快回来吧！这里很暖和。”但阿齐兹只有一个念头：“村里出什么事了？娜吉丝究竟隐瞒了什么事情？”这个念头驱使他最终下决心离开岩洞，回家看看。

整整 15 天，他没回过家。其实他心里非常渴盼回到村里，渴盼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他很想念自己的家，想念母亲，想念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那株抬头可见、枝繁叶茂的冬青榭。他很想看到汲水的姑娘们，看她们头顶水罐，步态轻盈地往回走。姑娘们的衣服绚丽鲜艳，就像春天田野里盛开的百花。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萨阿姐。“萨阿姐！我多么想念她啊！”阿齐兹嘴里小声念叨着。他叹了口气，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他知道自己感情只能到此为止，二哥奥姆兰两年前才结婚，至少要再过两年，父亲才能有能力承担举行另一个婚礼的负担。在里罕村，恋爱就是结婚，两性之间的全部关系就是婚姻。在村里，男孩和女孩之间有说有笑，可以一起玩耍，一起跳舞嬉戏，但这都只是玩乐，要想逾越这个界限，就只有结婚。萨阿姐知道，阿齐兹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俩只停留在互诉衷情和表达纯洁友谊的阶段，



他俩甘愿等待。

突然，阿齐兹感到他不能再等了，他要回去，对打探未知的强烈渴求战胜了对未知的恐惧。阿齐兹没再看岩洞一眼，迈开大步就朝村子走去。刚走到村子附近，他马上又犹豫起来，他停住脚步，想象着派出所所长八字胡的身影从岩石或树后面闪出来……然后，他从魔鬼那里逃脱出来，拼命逃命……“不行，在摸清情况之前，我决不能回家。”他离开回村的大路，转到羊肠小道上，小路上碎石遍布，荆棘丛生，崎岖难行。

阿齐兹来到第一户人家的后墙根，耳朵贴着墙听了一会儿，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或说话声。村民们都是鸡鸣则起，日落而息。公鸡打鸣和太阳落山，不就是告诉人们起床和睡觉的时间吗？难道说这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阿齐兹清楚地记得，在安静的夜晚，孩子们总是喜欢围坐在祖母身旁听机灵的哈桑和阿拉丁的故事。但现在，这一切到哪里去了呢？

各户人家后院的石凳上都坐满了来抓兵的警察和士兵。阿齐兹在院墙外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弄出声响来，让人把他当做小偷抓起来。与他家相隔五户，就是萨阿姐家。在她家的后窗外，阿齐兹逗留了一会儿，他心里想：如果萨阿姐恰好这时有事走出家门，那他俩就会悄悄地在黑暗中邂逅，那会怎么样呢？他俩会说什么？会做些什么呢？那一瞬间，他觉得有些茫然，然后迈开步子，继续朝家走去。

他从后院翻进院内，房门全都关着，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家里的花白狗发现了他，并向他跑过来，但狗没有叫，也许狗知道阿齐兹的艰难处境，正在躲躲藏藏。人都说狗是最敏锐的，花白狗已经证明了这点。它摇头摆尾地向他跑来，耳朵耷拉着，来回嗅着他的腿，好像在说：“主人，我很想你！你到哪里去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离开家啊？”阿齐兹没功夫理它，只是弯下身来理了理它脖子上的毛，为防万一，他把狗领到了房门边。

尽管他小心翼翼，木门还是发出了吱呀声，被窝里探出许多头来，母亲首先叫道：“谁？”还是机敏的父亲一眼看到他，示意母亲不要叫。宽大的石板上铺满了床褥，全家人都睡在这里，有妹妹娜吉丝，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子，还有侄子和侄女们。阿齐兹想不要打扰大家睡觉，但他很快明白过来，大人们全都是醒着的，根本就没睡着。母亲点着了油灯，小油灯盛在金属罐里，一根发黑的灯捻瘦弱得似乎经不起一口风吹。娜吉丝很快生起了炉子。



“你怎么回来的？为什么跑回来？”父亲抓住他的手，坐在他身边着急地问。其他人也急切地等着他的回答。阿齐兹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破碎的粮柜，再看看空荡荡的牛栏和零乱散落的柴火堆，脸沉下来，反问道：“你们出了什么事？”

“没……没什么。”父亲想安慰儿子，但尤尼斯的妻子哈妃札，带着哭腔叫了起来：“他们抢走了面和油，还牵走了牛！他们毁了咱们家，阿齐兹，他们毁了咱们家！”

哈妃札哭得一声比一声高，她丈夫喝住她：“哈妃札！你这个女人，别号了！”

哈妃札不哭了，但阿齐兹却没法平息。父亲沉默不语，两个哥哥和娜吉丝也缄口不言。母亲开始忙活着，急着要给久未归家的儿子弄点什么吃的。

阿齐兹点着了一根柴火，举着走到粮柜前，这里曾装满了面粉、谷物、玉米和小麦。现在，粮柜空了，只有地上还有一点儿洒落的粮食，证明粮食全被警察抢走了。

“愿真主折断他们罪恶的手！”母亲愤愤地说。她站在阿齐兹身边，看着一片狼藉，“我们可怎么活呢？”她开始犯愁了，“他们连一把面粉、一滴油也没给我们剩下。”

“尤尼斯他妈，”后面传来父亲责备的声音，“真主是会安排一切的，你的主是仁慈的，是不会丢下任何人的。”

“可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二哥奥姆兰的妻子欧丽娅大叫了起来，她尖细的声音让人想起老鼠的叫声。“今天他们抢走了粮食和公牛，明天还会来抢母牛……”

“他们爱拿什么就让他们拿去好了！”父亲打断了儿媳的话，“你听到了吗？他们爱拿什么就让他们拿去好了！重要的是我们在他们面前不能示弱，不能让步！”

“可是他们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爸爸，他们还骂你！”娜吉丝满腔愤懑地叫道。阿齐兹听着，心中升起了一股怒火。

“这群疯狗！居然敢侮辱一个跟他们父亲岁数一般大的老人。”

“明天，大官还要来，”哈妃札又说道，她眼里冒着火。

“大官？”阿齐兹问道，他很想知道更多的消息，可谁是大官呢？

“他们会把你的两个哥哥尤尼斯和奥姆兰抓去代替你！”

一时间，阿齐兹惊诧得张大了嘴，这是他惟一没有料到的事。他只知道伊斯坦布尔的政府高层要他应征入伍。没想到他自己逃走，会





让他两个哥哥顶替。他大哥尤尼斯 35 岁了，有老婆和孩子，不能承受兵役和战争的磨难。二哥奥姆兰年龄和自己相仿，却体弱多病，也有老婆和孩子，他俩都不能打仗，怎么能把他俩送上图拉河战场呢？

“哈妃札说的是真的吗？”阿齐兹扭过头来问父亲。

“今天，他们是这样吓唬我们的。不过，我想他们不会这么做。”父亲竭力掩饰着真相。

阿齐兹扫了一眼尤尼斯、奥姆兰、哈妃札和欧丽娅，然后，又看了看母亲和娜吉丝，所有人的脸都那么阴郁、苍白，仿佛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着惊恐。欧丽娅显得更是极度惊恐，脸上就像蒙上了一层黑纱似的。阿齐兹疑惑地看着她，还没等他问，她就说道：“他们会这么做的，我亲耳听到他们说：‘如果那个抓不到，咱们就把这两个带走！’”

“我们会去的！你怕什么？”奥姆兰的回答充满了勇气，反而让阿齐兹立刻下定了决心。

“该去的是我！”

“你说什么？”母亲害怕地大叫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我不想失去你……”

“那你想失去另外两个儿子吗？”哈妃札打断了婆婆的话，眼神里又是惊恐，又是恼怒。

“这两个我也不想失去……”

“那该怎么办呢？”哈妃札又扯回到老话题上，很显然这是她惟一的目的。

“让他们都逃走。”母亲回答说，她为自己的想法高兴起来，“他们三个都逃走，这样那群禽兽就再找不着可以吞掉的人了。”

“他们会吞掉咱们的！”欧丽娅用老鼠般尖细的声音哭叫起来，“如果他们走了，只留下我们，我们就会落到他们手上成为人质，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会的女人做些什么！”

“欧丽娅，我的孩子，”父亲开口说道，“别那么悲观，有法律呢……”儿媳马上打断了他的话，她拍打着自己的额头叫道：

“法律？大叔，你是在说法律吗？那帮人还知道什么叫法律？他们听说过这个词吗？”欧丽娅就这样拍打着自己的额头继续叫嚷着。全家人都在想：明天警察到家，发现一个男人也没有，会把这个家毁成什么样。一个个脸上神情严肃。“大叔，他们会把你的胡子拔下来，会把你打得满地翻滚！而你呢，大妈，他们会揪着你的头发，用脚踹





你！他们会把家弄个底朝天，把我们送到地狱里去！”欧丽娅叫着。

“够了！”阿齐兹打断了她的话，因为气恼和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顿时全家都静了下来，只听到喘息的声音。“我说了，该去的人是我，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他们想让我自己送上门去，我去就是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丝迟疑和恐惧。一家人当中，有的长出了一口气，有的屏住了呼吸，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阿齐兹。阿齐兹是母仁中年龄最小，却是最强健和最勇猛的，是全家的骄傲。

“那怎么行呢？”尤尼斯急得不知说什么，眼里充满了恐惧和同情，“你逃跑都整整一个月了，就这样自己送上门去吗？他们会用最恶毒的手段报复你的。”

“我是有条件的。”阿齐兹说着，走到父亲跟前，拉起父亲的手，“走吧，爸！”

“去哪儿啊？”父亲不解地问。

“去找村长，如果他能答应我们这个条件，我就把自己交给他们，不然咱们就另想办法。”

母亲一夜都没有合眼。她就像网中之鱼，拼命寻觅着逃生之路。床铺就像是扎人的荆棘，她侧向右边，被荆棘扎出了血来，又转向左边，荆棘又扎得她流出更多的血来。她的前胸后背都扎满了荆棘，全身都在流血，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尤尼斯的母亲不知道丈夫和儿子在村长那儿待了多长时间，她翻来覆去，惊恐不安，怀着一线希望。“村长怎么来解决这件事？他能把儿子还给我吗？”她一边琢磨着，两眼盯着黑暗发呆，一边等着爷俩回来。“村长是精明的，精明的人对危机不会袖手旁观。真主啊，把我亲爱的儿子从土耳其人手里救回来吧！我会在先知的墓前宰杀公牛。”她就这样喃喃自语，好像村长是她唯一的救星，确信他能从土耳其人手里救出阿齐兹似的。她在孤独和黑暗中，编织着一根拯救儿子逃脱厄运的希望之绳。终于，父亲和儿子回来了，她高兴地迎了上去。

“阿齐兹他爹，到底怎么样了？”她低声地问，小心翼翼，生怕惊醒了别人。

“村长答应了。”父亲只说了一句，他不愿意说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村长也要把阿齐兹交出去吗？”母亲声音颤抖地问，显然这个回答让她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那当然了，孩子他妈，难道你以为他还能做点儿别的什么吗？”





母亲的心里乱成一团，如同水塘里扔进一块大石，顿时水花四溅。她咽了口唾沫，接着问：

“儿子提什么条件了？快告诉我！”

“他要在村子的广场上，当众把自己交出去。”

“那是为什么？”母亲不依不饶地追问。父亲不耐烦起来，压低了声音冲她吼道：

“好让他们不能报复他吧，或者他还有别的考虑，谁知道呢？你现在就不能不问了吗？你这女人，怎么还不睡啊？”

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心肝宝贝被放到盘子里，送给张着血盆大口的凶恶猛兽，这叫她怎么睡得着呢？看着自己怀胎十月、哺乳两年的儿子就要被送上断头台，等着让刽子手砍下头来，这叫母亲的心怎能平静下来呢？母亲满口都是苦水，这苦水顺着食道填满了她的腹腔和整个躯体，并且溢到周围的空气中，使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苦味。“唉，如果我能替他去，那该多好啊！”母亲喃喃自语，凝视着熟睡的阿齐兹，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军队是由男人组成的，而且土耳其军队只要最壮实的男人。但是，他们怎么偏偏就挑上了阿齐兹呢？为什么不要尤尼斯和奥姆兰呢？确实，他们都是她的儿子，三个儿子她都爱，可是，阿齐兹不一样。

从哺乳期开始，阿齐兹在她心中就有着特别的位置，他是惟一在分娩时没让她遭罪的，就像一杯水，轻柔顺畅地降生。此后，她对小儿子的全部记忆也都是愉快的。断奶时，他就能吃全麦面的面糊和豌豆酱了。他很快就学会了走路，很快长出了牙，不到三岁就会说话，逗得全家人都很开心。可能是体格强健的原因，他在各方面都要特别一些，从来没灾没病。

阿齐兹四岁那年，正赶上村里闹麻疹，左邻右舍的孩子都接二连三地病倒了，出水痘，发高烧，卧床不起，有的就夭折了，只有他健康无恙，在冰上玩儿得痛痛快快，好像麻疹害怕他似的，远远地躲着他。尤尼斯和奥姆兰都得过麻疹，奥姆兰差点儿就死在她怀里，在最后关头终于活了过来，他总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又活过来。奥姆兰身体羸弱，抵挡不住疾病，但总能在最后关头把自己的命救回来。阿齐兹呢？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很坚强，个头很高，像棵白杨树，在她的照看下，一寸一寸地往上长，她满心欢喜地看着他慢慢长大，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她的骄傲。现在，他已成为人们眼中的珍宝，当他敞着怀、露出肌肉结实的胸脯走过巷子时，所有的姑娘都会向他投来钦慕

